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IACL-25

2017 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5 屆年
會出席國際會議差旅報告

服務機關：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姓名職稱：張寧 講座教授

派赴國家：匈牙利，布達佩斯

出國期間：106.06.22-07.01

報告日期：106.07.05

摘要

本人於 2017 年 06 月 22 日到 07 月 01 日赴匈牙利布達佩斯羅蘭大學參加「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5 屆年會」(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簡稱 ICAL2016), 以口頭方式發表論文「漢語中數詞導向之修飾語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Numeral-Oriented Mod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本文主要討論漢語當中數詞導向之修飾語 (Numeral-Oriented Modifiers, 例如一共、足足) 的句法結構位置與分布。其一, NOMs 與其他修飾語的互動, 如例句(1):

- (1) a. 我一共看見了[三朵紫色的花]。 b. *我一共看見了[紫色的三朵花]。
c. *一共紫色的三朵花。 d. 紫色的一共三朵花。

第二, 對於非嫁接性 NOMs 的句法移位策略。若 NOMs 於本位是量詞短語之嫁接詞, 則可 c-command 數詞, 如例句(2):

- (2) a. 三個人_i一共_{*i/k}能吃七碗飯_k。 b. *三個人_i一共_i能吃那些飯。

若數量表達是動詞後(post-verbal), 則 NOMs 可於數詞後抑或動詞後, 如例句(3):

- (3) a. 淑芬(一共)買了(一共)三顆蘋果。 b. 家裡(一共)來了(一共)三個客人。

若 NOM 非數詞之嫁接詞, 可移至表層位置。可移位領域乃 finite CP, 故移動地域低於限定性子句主詞之表層位置。有四點佐證(細節可參考發表摘要)

① NOMs 的位置必低於主詞, 如例句 (4)。

- (4) *一共淑芬買了三顆蘋果。

② Dependency 不能跨越限定性子句的邊界, 如例句 (5)。

- (5) a. 淑芬今年一共打算寫三篇論文。 b. *淑芬一共說雅妮買了三顆蘋果。

③ Dependency 不能略過另一個數詞表達, 如例句 (6)。

- (6) 老師一共_{i/*k}要求五個學生_i搬四張桌子_k到教室。

④ Dependency 具孤島效應, 故 NOMs 不能移出 PP, 如例句 (7)。

- (7) 阿寶(*總共)打算[為了(總共)五個學生]申請補助。

倘若動詞前(pre-verbal)的 NOMs 可以這般基本生成(based-generated), 將很難解釋以上現象。事實卻非如此。

目次

1. 目的.....	1
2. 過程.....	1
3. 心得及建議.....	5
4. 被會議評審接受發表的摘要.....	7

1. 目的

本人赴匈牙利布達佩斯羅蘭大學參加「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5 屆年會」(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簡稱 ICAL2017) 之國際研討會, 並以口頭方式發表論文「漢語中數詞導向之修飾語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Numeral-Oriented Mod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希望藉著這次機會, 得知研究中不足和闕漏之處, 使未來研究內容更加完善。

再者, 這次研討會名為探討中國地區語言的語言結構與現象, 包含漢語其地方方言之語言學研究。此次會議亦首增手語語言學相關之工作坊, 因此與會者多為各領域相關的研究者。會中部分發表者進行的研究與本人過去與未來進行之研究議題有著正相關, 故參加這次研討會不但能夠與這些學者們交流對話, 交換彼此研究心得及聽取各出色學者之意見, 更可以藉由聆聽他人發表獲知目前學界所關切之最新議題為何, 使未來研究的內容與議題可以更跟得上世界潮流, 也能夠得到更多新的啟發。

2. 過程

赴匈牙利布達佩斯羅蘭大學參加「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25 屆年會」(2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簡稱 ICAL2017) 之國際研討會, 今年為匈牙利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 布達佩斯羅蘭大學所協辦, 自 2017 年 06 月 25 日至 27 日, 共為期三天。此會議之主旨乃鼓勵研究語言學各領域的學者互相分享彼此近期研究。在會議中聚集了漢語、客語、閩語甚或中國大陸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等語言的相關議題研究者, 甚至首次增設手語語言學研究, 分別就各自的研究論文發表論述, 並於發表結束後由其他與會者提問、評論, 藉此明白研究內容的闕漏之處, 以供未來修改文章或更進一步研究時參考。

最初是於語言學網站上看到主辦單位徵求論文發表的告示, 亦收到來自電郵的會議通知, 因考量到此會議的目的與目前研究主題有正相關, 故參加此次會議

必定能夠從獲得許多重要的訊息、建議，亦能夠觀摩他人之研究，對於未來進行手上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因而決定將目前研究所得整理，並撰寫研究摘要寄送給主辦單位審查。當研討會主辦單位收到我所寄送的摘要，隨即送交給負責審查的委員們，委員們也相繼對這篇論文可能遇到的問題和不足之處提出相當多的指正和評論，而主辦單位也決定接受我的論文發表，並將我的發表場次安排於第一天下午的會議當中。

我在 06/22 日於桃園機場搭乘飛機前往匈牙利，因為里程長遠需要轉機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06/23 日)，再於當日 06/23 日抵達布達佩斯佛利賀國際機場。出海關後，便直接前往下榻之旅店。趁著會議開始之前，於下榻的旅館做最後的修改，還有報告的預演練習。於 06/24 日下午前往會場進行報到與會前餐敘以認識語言學學界之翹楚，早歸休憩，於隔天 06/25 第一天下午進行發表。在論文發表的提問討論時間裡，有許多與會的學者提出了許多見解、講評，也對發表內容不清楚之處提出問題，甚至在休息時間以及用餐時間時，亦有不少人找我繼續討論論文的相關議題，受惠良多。

會議的第一天自早上 09:00 開始，至下午 18:15 結束，共分六個平行場次同時進行發表論文(包含手語研究工作坊)，合計約 50 位發表者輪流上台發表文章，中間也安插休息及午餐時間，進行發表的研究主題涉及語言學不同領域議題，也包含不同的中國地區語言為研究主要對象。第一天研討會會議有四篇發表論文令我收益良多。首先，Dylan Tsai 與 Ching-Yu Helen Yang 探討漢語的意外性句法結構(Mirativity)，並指出文獻多探討有構詞標記的語言(例如:Gitksan 和 Tsafiki)，而漢語卻無。相反地，漢語以句末助詞/阿(中性調)與副詞來表達意外性句法，例如 {原來/怎麼}李四吃蛇肉阿!此外，他們再提出證據 SAP(Speech Act Phrase)可再分成兩層，上層表達講者與聽者間的關係，而下層則表達說者的態度。意外句屬於後者。透過這個分析，作者們提出 illocutionary forces 亦屬於句法投射的一部份，這對於句法與語用介面的研究是有啟發性的。楊萌萌以有趣的標題「何以並列?何為並列?」的因果標題來探討漢語的並列句法現象。楊萌萌主要以漢語的「和」

來探討，並對比英語的 *and*，認為各自的連接詞在句法表現上非常不同。自古文獻都稱「和」為並列連詞，而且生成語法學派認為是中心語，但是楊不以為然，認為不可以統一解釋斷定。楊認為在主語位置上的「和」是介詞而在賓語位置上的「和」是並列連詞。再者，孔凡蓮與金蕙珍共同發表有關漢語的無定主語的信息結構。她們提出無定主語用來指稱對於聽者來說不可識別的實體，以新訊息參與整個事件，與同樣是新訊息的謂語構成不可切割的完整訊息單元，整個句子皆是焦點(sentence-focus)。無定主語非被陳述現象，非話題，而是屬於事件-報導句(event-reporting sentences)，具有客觀與現場性，常出現新聞報章，例如一輛大卡車*(是)翻到水溝裡。對於時常觀看新聞報導並尋找句法結構靈感的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田中智子與野島本泰針對台灣高雄的美濃客家話進行所謂形量結構(形容詞+量詞)的分析。美濃客家話的形量結構例如 *Goi tai zag geu-e* ‘很大的狗’與 *Goi do (zag) (ge) geu-e* ‘很多狗’兩種句式。此外，作者們提及只有「大/小」和「多/少」可以組成形量結構，而其他形容詞近乎鮮矣。作者們也提出形量結構的功能類似形容詞，可以做為名詞的修飾與或是謂語。這樣的研究啟發我對於漢語的形量結構之於形容詞是否也有此侷限。

第二天的會議的流程大致和第一天相同，自早上 08:45 開始，至下午 18:00 結束，同樣安排六個平行場次與安排約 50 名發表者，中間休息與午餐的時間；相較於第一天的議程，此日場次較不密集。6 月 26 日也有不少分析與議題令我印象深刻。例如，金琮鎬探討漢語中的主話題的句法位置。金琮鎬依循最簡方案理論上採用製圖理論來分析漢語的兩大主話題句：*張三_i，我認識_{t_i}與水果，我喜歡吃蘋果*。作者提出了漢與主話題有兩種句法推導，即 CP 外和 CP 內。CP 內的話題是在 TP 裡出現，而不留複述代詞(resumptive pronoun)移到句首形成的；位於 CP 外則是由詞庫提取，再與 CP 合併而成，作者視後者為垂懸話題句(dangling topic sentences)。這場發表讓我深省與啟發靈感。再者，有一場發表非常有趣，即張惠英發表的從海南島黎語量詞來看其他語言的量詞。張惠英提到海南島黎語量詞例如老、爸、郎皆為親屬稱謂，猶如壯侗語族的量詞父、母、翁、奶。作者

提到此類乃對人的尊稱所演化之量詞，並指出「祖妣父母翁伯」等可做性別詞，亦可為不辨性別之詞首詞尾，例如：藏語詞尾 -pa、-ma(爸、媽)以及桑孔語量詞 *ay*⁵⁵(翁)、詞首 *ay*⁵⁵-(翁)。親屬稱謂發展成量詞對研究漢語量詞者而言甚富趣味新穎。另一個印象深刻之議題乃 Jinglian Li 和 Fanjun Meng 針對漢語 Controllees 的 Overt Realization 的分析。Li 和 Meng 指出文獻說漢語的 controllees 都是隱性的，例如：我準備*我明天來。然而，Zhang(2016)提出某些情況下 controllees 可以顯現，例如：我準備明天下午天黑以後我一個人來(亦見 Hu、Pan 和 Xu 2001、Grano 2015 與 Zhang 2016)。Li 和 Meng 依據 Zhang(2016)的分析再進一步側重於漢語的 finite 和 non-finite 的區別，此延伸的分析有助於我反思進一步拓大我的研究議題。

會議的第三天，即 6 月 27 日。自早上 08:45 開始，至下午 17:15 結束，同樣安排六個平行場次與安排約 50 名發表者，中間休息與午餐的時間；相較於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議程，此日場次較適中，不過句法相關場次相對較少。第三天的發表論文中有三篇為我所感：首先，Yueh Hsin Kuo 探討與分析漢語的一些 ‘(lit) one some’。Kuo 指出「一些」已經被分析為分類詞，但是卻無法說明為何只能選擇數詞「一」而非其他數詞。文獻主要分成兩類：其一，共時分析提到「一些」屬特殊結構，表約略數量。其二，語法化分析提到「一些」是一種強化性 (reinforcement)。在「些」與「一」結合前，通常與小稱詞綴結合或重疊化，故再與「一」合併則具有強化小稱語義。此外，作者再提出第三點乃歷時分析，因為「一些」的句法結構與語義和一般分類詞結構相似，故而從量詞(quantifier)轉化成分類詞(classifier)。這類的分析分常值得我再次琢磨思考。再者，Hui-chi Lee 比較 Hainan Min 和 Hlan 的否定詞。Hainan Min 的否定詞惟有 *bo*²²，並具有七種功能(1)表沒有、(2)於動詞前否定動詞、(3)置於系詞前否定調語、(4)表達主語意圖、(5)表達完成貌、(6)允出現未來活動(future activities)和(7)允出現在命令句。Hlai 似 Hainan Min，主要一個否定詞 *vei*¹¹ 就可有五種功能：(1)於動詞前否定動詞、(2)表達主語意圖、(3)表達完成貌、(4)允出現未來活動(future activities)和(5)允出

現在命令句。兩個語言皆以一個否定詞就可以表達各種不同語義的否定句。相反的，Hali 的否定詞 *vei^{ll}* 不具備「沒有」的語義，而且否定系詞謂語的是另一個否定詞。這個對比分析值得吸取經驗，有助於語言類型學在否定詞上的進一步探索。第三個令我省思的是 Jing Su 針對古漢語中非典型賓語進行分析。Su 提到除了 patient, location、instrument 和 target 都可以得到 theta-role，例句如示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底線處乃 instrument。Su 指出部份文獻說古漢語的非典型賓語乃省略介係詞衍生而來(Li 1979、Yin 1987 和 Sun 1993)，但是 Su 依循 Feng (2005、2014)指出此乃藉由非語音現象(non-phonetic)以及抽象輕動詞所移位衍生而來。此外，非典型賓語和介係詞在否定句上截然不同，以及語義上表達亦不然。前者語意多變且複雜，後者反之。Su 針對古漢語的非典型賓語的研究恰好可以讓我省思去年於 2016-ICAL 所發表之「(現代)漢語中的非典型賓語」是否有再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故此發表令我有所學。

會議最後在 27 日順利結束，在會中發表的時候，許多學者皆有在提問時間向我提出疑問，並且指出研究可能有疑慮之處，我亦逐一回覆和記下，準備作為未來進一步修改相關研究的參考。而在午餐和休息時間，也和不少與會者交談，分享了彼此近期研究的主題還有未來的研究方向，獲益良多。因班機的問題，我於 6 月 30 日離開匈牙利布達布斯，並於 7 月 1 日才搭機返台，平安返抵國門。

3. 心得及建議

今年本會為匈牙利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和布達佩斯羅蘭大學所合力主辦，該研討會向來致力於推廣中國(地區)語言的語言學的研究，此次的會議廣收語言學各領域等相關議題的討論，對於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是個十分適合齊聚並彼此交流的機會。此次會繼首次增設手語語言學，也是一大躍進。會議雖然只有三天，但發表的文章篇數將近百餘篇，參與當中的都是在各自領域內十分出色的研究者。在這次參與研討會的過程裡，藉由與相同領域的學者們共同討論，以及這些學者們所給的評論回饋，讓我對於自己的研究內容有了更進一步的想法。而

且，透過參與聆聽他人的發表，也令我接收不少新的資訊和刺激，相信這些都能夠作為未來修改論文或是更新的研究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會中除了有漢語的研究，也有一些中國境內的地區方言研究。廣東話、晉語和黎語等語言學研究在國內較少人接觸，尤其是理論句法，故以此次機會認識了這些學者，也從中吸收了一些關於中國境內方言研究上的新面向，未來在進行其他研究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利用這些語言當中的現象當作佐證，進一步的加強在語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ity**）方面的論述，藉此說明我對漢語的研究分析不只侷限於漢語，更可以推展運用到其他語言的分析，強化論述的可信度。而中正語言所也不妨延攬邀請研究不同語言的學者到所上進行演講，能夠和其他教授們及所上學生進行交流，相信對於師生們的研究方向定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The Distribution of Numeral-Oriented Mod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Niina Ning Zh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 Numeral-Oriented Modifier (NOM, e.g., 一共, 足足) is an adjunct of QuantP, which hosts a numeral.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NOMs in Mandarin Chinese follows the Relativized Minimality (Rizzi 1990, 2004).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OMs and other modifiers

NOMs occur with nominals in which the nP-modifier is next to the noun (IMNs, Zhang 2015), but not with those in which the nP-modifier is at the left-edge (OMNs) (Huang 1982).

- (1) a. 我一共看見了[三朵紫色的花]. b. *我一共看見了[紫色的三朵花].
c. *一共紫色的三朵花 d. *紫色的一共三朵花

OMNs are derived by the raising of an nP-modifier to the left-edge of DP (Zhang 2015). In (1d), the NOM blocks the raising of the nP-modifier. They both are modifiers, bu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in their base-positions. Similar interactions are noted elsewhere (Koster 1978; Rizzi 2004). In (1c, b), the NOM has already blocked the raising of the nP-modifier, and its further movement does not rescue the construction. For IMNs, as in (1a), there is no modifier movement from nP. Thus, there is no blocking effect by a NOM.

2. A movement approach to the non-adjacent NOM-licensing

A NOM is an adjunct of QuantP in its base-position, it thus c-commands a numeral:

- (2) a. 三個人_i一共_{i/k}能吃七碗飯_k. b. *三個人_i一共_i能吃那些飯.

If a numeral expression is post-verbal, a NOM may be either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the numeral, or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the verb.

- (3) a. 淑芬(一共)買了(一共)三顆蘋果. b. 家裡(一共)來了(一共)三個客人.

If a NOM is not adjacent to a numeral, it has moved to the surface position. The domain of the movement is a finite CP, and the landing site of this movement is below the surface position of the subject of a finite clause. Four facts support this claim.

① The high position of such a NOM must be lower than the subject:

- (4) *一共淑芬買了三顆蘋果.

② The dependency may not cross a finite clause boundary. In (5a), *dasuan* ‘plan’ is a control verb (Zhang 2016), and thus its complement clause is non-finite. *shuo* ‘say’ selects a finite clause (Huang 1982), and thus the NOM may not move out of the complement clause.

- (5) a. 淑芬今年一共打算寫三篇論文. b. *淑芬一共說雅妮買了三顆蘋果.

③ The dependency may not skip another numeral expression, a Relativized Minimality effect.

- (6) 老師一共_{i/k}要求五個學生_i搬四張桌子_k到教室.

In (7), if the NOM moves from the QuantP that hosts *wu* ‘five’, the first reading is available; if the NOM moves from the QuantP that hosts *san-shi* ‘thirty’, the second reading is available. Neither of the two numeral expressions c-commands the other.

- (7) 我一共從五個地方買了30本書.

‘I bought 30 books from a total of 5 places.’ NOM adjoins to the PP-edge

‘I bought 30 books in total from 5 places.’ NOM adjoins to the vP-edge

④ The dependency has an island effect. In (8), the NOM may not move out of the PP adjunct.

- (8) 阿寶(*總共)打算[為了(總共)五個學生]申請補助.

If a pre-verbal NOM were base-generated there, it would be hard to explain the facts.

References Huang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Koster 1978. *Locality Principles in Syntax*. Rizz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Rizzi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Belletti (ed.), 223-251. Zhang 2015. *Nominal-internal phrasal move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TLR* 32:375-425. Zhang 2016. *Identifying Chinese dependent clauses in the forms of subjects*. *JEAL* 25:275-311.